

猪栏多在屋后，土砖砌就，搭盖稻草。地面铺装石板，向有排污孔的后墙一侧倾斜，方便排放粪水。前向为半墙，中间设门栏，拴着四五根木杆。后墙留有两排通风孔，天寒时用稻草卷封塞。

腊月，猪大都出栏售卖或宰杀。仔猪入栏前，以熟石灰抛洒地面，清扫消毒。调石灰水，在四向墙上印满手掌印，据传有举掌抗拒瘟疫的寓意。大年三十，贴完春联，都会在猪栏门边，贴上红纸小条幅，上书“六畜兴旺”四个字。

过了年，买回两三头不足十斤的仔猪，抬放猪栏门口。男人抓起前腿，猪仔稚声嗷嗷直叫，落入栏里。齐齐靠墙站定，惊魂未定，傻傻瞪眼望着主人。女人舀一勺水，泼向靠后墙的石板地面，一本正经地告诫猪仔：“小畜生，生得贱，有病有灾哦。要爱干净，记得到倒湿咯地方屙屎屙尿。”猪仔似懂非懂，“嗯嗯”地举头张望。

猪仔进了栏，天天提泔盆，女人便不得清闲。抽半日回家、走亲戚，心里记挂栏里的猪，行色匆匆，多要当日返回。

小猪不嗜睡，难得安静，未到开泔时间，不停地嬉戏打闹，清静一段时间的猪栏，又热闹起来。临近开泔，猪仔就会在栏里来回窜动，时不时贴上木栏杆，叫闹着开餐。女人挖几铲细糠碎米猪泔，放进小泔盆，茺好米汤，拌和均匀，提到猪栏。泔盆尚未放稳，猪仔便一头扎进去，喳喳地吞吃起来。不懂事的一只猪仔，双脚踩进泔盆，占据有利位置，闷嘴狂吃。守在栏边的女人拿起小竹条，轻轻一抽：“吃要有吃相，脚站出去，好点吃泔，听到冇？”猪儿退出泔盆，乖乖地顺着盆沿小口嚼食。

饲料精细，未及满月的猪仔鬃毛晶亮，肤色红润。打过第一轮防疫针，趁着小猪懵懂，及早给公猪阉割去势。请来阉猪匠，男人递上一根纸烟。阉猪匠询问：“咯两天猪仔吃泔正常不？有发热嚟？”女人抢着说：“冇得毛病。”“哦，那就阉得。”阉猪匠心里有了底，扔掉烟屁股，从皮套扯出李子大小的桃形手术刀。划燃火柴，将刀刃伸到火焰里烧烫一下。男人从栏里抓出公猪仔，双手倒提，撑开后腿。阉猪匠小心操刀切开皮囊，挤出两颗紫红光滑的肉粒，扔到屋顶。猪儿尖叫，拼力扑朔前腿。压一下伤口，放落地上，猪儿夹着尾巴，低头走开，步态有些不自在。阉完另一只，洗好手，阉猪匠招呼

一剪梅·君山爱情岛

■谢伯虎

忆起家乡赤子骄。湖上舟摇，堤上花招。君山岛与洞庭桥，烟又飘飘，雨又萧萧。

伊甸乐园把神雕。碧水弦调，湘水风骚。二妃斑竹涌心潮，情侣妖娆，爱韵滔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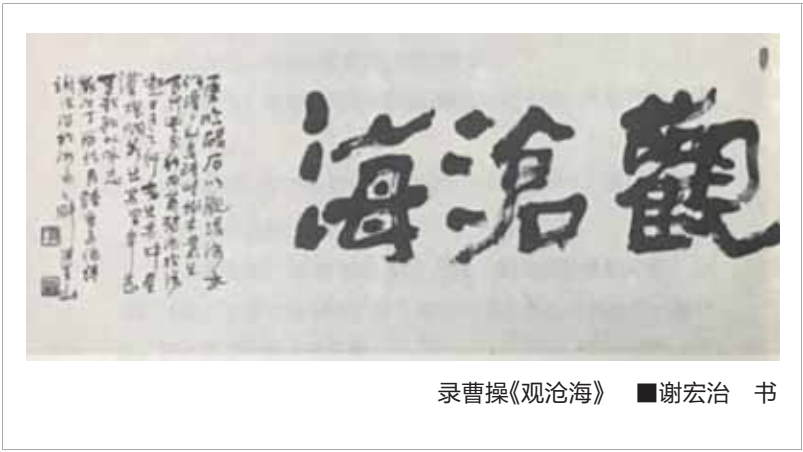
流韵
在这里，水和石头会一起说话 说论语里的朝闻道数字里的解密码 说琴弦里的音韵，赛场上的呐喊 晨风轻轻拂过，树叶舞姿婆娑 年年岁岁，光阴如梭 我们都能在这里,在不息的流水里 找到内心最纯净的声音
晨读
当第一缕晨光悄悄洒满校园 树梢上一定最先燃起动人的火焰

提泔盆

■陆亚利

女主人：“猪仔出哒点血，伤哒元气。要在外面走走，莫急着关栏里。咯几天，喂点好泔补一补。”女主人点头应诺，露出心痛的神色。男人递给阉猪匠一支烟，自己也点上一根，数了工钱，跟阉猪匠挥手道谢。

及至膘重二三十斤，便要阉母猪仔。早上不开泔，饿了公猪仔、母猪仔在栏里哼叫。约请的阉猪匠到了，女人早已备好一盆冷开水。男人捉出母猪仔，帮着师傅将猪侧压在地。师傅以手指量算好切口位置，浇水抹洗两遍。烧烫桃形手术刀，绷紧猪左后侧腹壁，切开三公分左右的口子。运气好，挤压几下，“桃花”(卵巢)就冒出来。割断结扎一侧桃花，扔进脸盆。再用食指戳进



切口，找寻到另一侧桃花，大功告成。一时探寻不到，用食指如摇胡椒轱子一般搅动，猪仔不停嗷叫。一旁的女人揪心地蹲下身，给猪儿挠痒安慰。直至将猪肠子悠出来，勾勾翻翻，终于找到桃花。阉猪匠额头沁出汗珠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小心塞回肠子，抚平伤口，洗净渗血。阉割不顺利，创伤稍大，阉猪匠会加打一针消炎针，招呼女主人：“看好阉猪，伤口莫揩到泥水。咯两天猪可能会不赶泔，加点盐，调调胃口。如是猪发热，就喊我来看一下。”猪儿贱，伤口极少感染。

阉割后的猪仔性子温和，食量大增，每餐一小泔盆泔，上个月略有剩余，下个月便舔得精光。女人靠在木栅栏上看猪仔摇着尾巴，埋头狼吞虎咽，欣喜地嘀咕：“越吃越多，明日要换大泔盆哒！”次日，煮泔由铁鼎锅改为大灶龙头锅，喂泔换用大泔盆。圆形杉木大泔盆有米筛大，口沿四五寸高，半圆柏木提手。猪小隔日煮泔，猪大了每天煮泔。晚上，女人点上煤油灯，坐着矮凳，切出一大堆猪草。每天早起，舀米泔水，烧柴火，煮熟一大锅泔，天才刚刚亮。收早工回来，煮饭茺米汤，掺一盆泔，急匆匆提到栏里。猪们饿鬼似的即刻抢完，又嗷嗷抗议没吃饱。再加大半盆，猪儿肚腹才鼓囊起来。吃完，百无聊赖，昏昏

校园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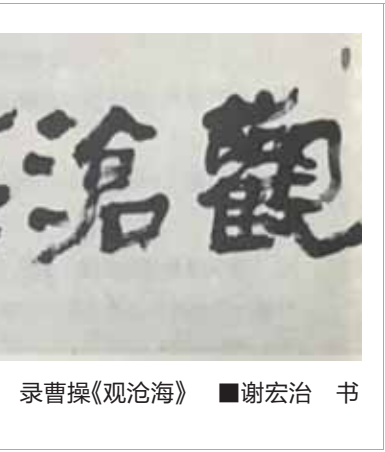
■李玉辉

朝霞灿烂
光与影交叠成斑驳的旖旎
绿叶和霞光舞出清幽的诗意
总是挺拔身姿向往着高远苍穹

睡去,发出很响的呼噜声。

打了第二轮防疫针，猪长至七八十斤。时值盛夏，蚊蝇滋生，猪儿不安逸。女人隔日清扫猪栏，有时还要提水冲洗。偶有猪儿发热不赶泔，火急火燎喊来兽医。放了痧，打了安乃近，配一小包药丸。泔里加点碎米和盐，猪儿两三日便恢复胃口和精神。菜叶、薯藤之类的青料不够，女人收工后，顺道寻回一篮猪草。还是不够，叫孩子满山满岭去寻，甚至勒些槐树叶、谷皮叶作猪草。

碎米细糠少了，粗糠猪草煮的泔粗粝，猪便有些挑食。嘴巴闷在泔里，一边犁泔，一边过滤似的吸吮，第二盆泔吃完，盆里剩一层粗渣。女人知道每头猪的习性，开泔时，常拿一根竹条，靠在栏门口，监督爱挑食拱泔的猪儿好生吃泔。强势的猪，吃着吃着，踩进泔盆，扭头拱开同伴。女人用竹条扑过去：“灾猪子逞强，欺侮别个，老娘抽死你！”那头猪叫唤一声，退出泔盆，牵拉耳朵抬头望一眼，又低头“哧哧”吞吃起来。



秋收后，细糠碎米充足，干红薯藤作主料，搭配些薯渣、青菜叶，猪儿吃得饱睡得好，膘重超过百斤。每次队里称猪计算积肥公分，女人多是挂着笑容。食量大消耗快，开泔迟了，肥猪使用鼻子将泔盆拱得生响，发泄不满。临近开泔，轮番趴着栅栏，闷声吼叫。女人隔着后门，与猪儿对话：“饿佬鬼，等一刻就会饿死啊？米汤还有茺出来，吃干泔，噎死你灾猪子。”偶或猪儿饿慌了，挤断木杆砖头逃出猪栏，四处拱泥找食。女人喊回男人，一起捏着竹条，“啰啰啰啰”呼唤，左追右截，将猪赶进栏里。

那时生猪由国家统购统销，食品站下乡定点收购，毛重达到一百三十八斤，才符合收购标准。早上，女人熬了稀饭加了盐，单独给待售的那头猪掺泔。提进泔盆，拿竹条守在栏边，赶开不卖的年猪，鼓励吃泔的猪儿：“今日出门做客，放开胃口多吃一点，吃饱了重点秤，对得住我一年给你提泔盆。”猪被绑上楼梯，吐着白气嗷嗷直叫。起肩那一刻，女人站在禾堂坪，眼里涌出晶莹的泪花，目送猪儿出屋场，直至抬送猪儿的影子消失在田垄的尽头。

女人回屋，若有所失，手足无措。呆坐一会儿，又提起泔盆，给栏里的年猪掺泔去了。

也总在偶然一低头中发现 静读的优雅已完整诠释了青春的 飞扬
奔跑
梦想化为脚步的铿锵 风里带着震天的呐喊 从冬天到春天，从赛场拼搏到 书山有路 少年意气铺展千里之势 俱在一往无前的加速之中 顷刻有了 鹰的翱翔

心中的种福亭

■邓玉艳

上世纪乙丑年，中元节供老客时阴了两天，二三点雨打在纸钱余烬上。尔后直到冬至逢庚数九，天天毒日霸着碧空。也有几回，天边起了乌云打了雷，却回回失望唉叹，“大雨落一圈，不落我种福亭边。”池塘和禾田较劲，比哪个干缝大。种福亭边排满木桶铁桶木盆铝盆，等着打种福亭古井水。那年，方圆数里井枯，只剩种福亭古井汩汩突清泉，滋养上千人口。古井旁数亩绿色，在千顷枯黄中格外耀眼。随着打水的队伍逐渐壮大，开始有挑空桶回家的了。并非政府动员，种福亭人自发决定：禾不与人争水。古井旁硕果仅存的数亩绿色日渐枯萎，滴在水桶里的有汗也有泪。

世上有个古老的议题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。种福亭人也有个议题，先有亭抑或先有井。有位本土行家，从井底掘出北宋瓷片，亭址仅觅到明末清初陶碴。据此推断，先有井后有亭。亭是给喝水的人避雨遮阳歇脚。

种福亭井水清澈，大姑娘小媳妇爱对着井中影子梳头。种福亭井水暑日雪天尤有特色，夏日炎炎，那时乡下尚无冰箱，种福亭人却能喝到消暑的冷饮。把西瓜泡在井水中，一个时辰后便是上佳冰浸西瓜。冬日漫天大雪，古井上热汽蒸腾，井周径尺冰雪落地即化。雪后初霁，女人们争先恐后取古井水漂洗蚊帐被褥。一坩田收获的糯谷酿糊芝酒，添加种福亭古井水的则特别香醇绵甜，掺入古井水做的泡菜格外鲜脆下饭。

古井，种福亭人引以为傲，周边村子的人钦羡不已。那年代尚无公路，一条连接衡阳—洪罗庙与花门楼—双峰的商道，蜿蜒经过种福亭，路上的青石板被踏得溜光滑亮。洪罗庙的荸荠大白菜胡萝卜，衡阳的洋火洋油，花门楼的煤炭火盆火桶，双峰的瓦罐陶缸，经常在种福亭交汇。南来北往的挑伙商贩距种福亭三五里就相约，再顶一肩，到种福亭喝口井水吧口烟。古井边木楹上挂着竹勺，舀一勺井水咕嘟咕嘟下肚，畅快地舒一口长气，叹声，“好井水！种福亭人是神仙！”亭子里有十几张木墩，张张被蹭得油光发亮。在谈天说诸侯中，也许洪罗庙的荸荠就交换到花门楼的煤炭箩里了。亭子檐下挂着从38码到45码长短不一的笋壳草鞋，均为种福亭人义献，若需要可自取。

提到种福亭，绕不开一个人物，那就是高寿的赵四老母亲。她在种福亭生活过二十多年，她长年备着蒿草火把，让走夜路的任取。许多人说，赵四老母得享高寿，赖此善举。赵四老母寿高几何，也是个谜。吕满爹常说，赵四老母亲活到多少岁，她本主都糊涂了。吕满爹说，他二伢子小学发蒙那年，赵四老母亲言自己九十岁，他二伢子上公社中学，赵四老母还自称九十岁。

不过，种福亭送火把，非赵四老母亲的独创。有花门楼老人传说，咸丰年间他曾祖受赠过种福亭的火把。如此看来，是种福亭人一直禀承了种福助人的初心。

都说种福亭民风淳朴，也有种福亭人“发狠”的记录。那年春耕时节，有位外乡町里人一挑篋箕断了系，掉进泥田里，外乡人四顾无人，竟然在古井中涮洗。幸有六七岁光屁股伢子，隐在野刺莓丛中觅野果，无意中瞅见，跑去大人干活的田边呐喊。闻讯，犁田的放了牛，担牛栏汗的撒了粪箕，锄田耨的撂了锄头，十几条壮汉追了几里地，外乡人被那阵势吓傻了胆，跪地讨饶。有人揪起他：“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且去淘干井。”村中三位尊长议定：污了井水犹可恕，辱了井神万不可赦。种福亭老少百几十口人全仗井神庇佑。外乡人必备牲灵旨酒谢神，较真的劲儿可见一斑。

种福亭始建于何年何月，无从稽考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政府修建了一条连通衡阳到双峰的公路，距离种福亭不到一百米。古道上的青石板仿佛一夜间被撬干净，被石板压迫日久的杂草疯长，又犹如一夜间侵占了古道。楚到古井边喝水歇肩的逐日递减。下车专程光临种福亭的寥寥无几。不久，就有人主张拆了种福亭，腾出一亩几分地。而后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，种福亭家家户户凿了机井，冰箱和热水器也成为农家标配了。从此，古井边百草丛生，蛙鼓狂鸣，流萤漫舞。

直到近年，古道古井古亭古村成为游子的怀念。种福亭的众位贤达自筹资金，政府引资，把村子改头换面、穿衣戴帽，古老的种福亭小村呈现时代潮头的气象。古井水被邀至燕形山山巅，经过石英颗粒过滤净化，一路欢歌流入家家户户的自来水管。

种福亭早已夷为平地，但长存在种福亭人心中。